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第八十八回 雙妯娌同心御外侮 兩婆媳合力逼分家

卻說秦文的遺囑裡面究竟是何秘密，不但婉香要問，便是讀者料想也是急欲一窺底蘊。無奈石漱芳當時對他母舅也不肯把遺囑裡的細情揭穿，只含糊說是文老在日，實有一種萬不得已的苦衷，須待柳夫人百年之後，方好把這遺囑宣佈。如今葛雲伯所說的話，純然是個妄測，聽他不得。料想葛雲伯的意思，要把萬豐字號吞沒了去，所以才有這番舉動，指望把秦府裡的資本抵衝欠帳，再找他幾十萬罷了。但是葛雲伯如果真有這門心思，倒不如索性把股份拆了的安穩，免得日後受他的大累。不過，只個題目重大，須得稟明太太，方好和他開議。如今第一件事便是付出的上單，如果萬豐裡真個不解，勢必退回轉來，若由帳房裡兌付現洋，勢必從今以後不能再用上單，倒是一個老大不便。所以，金有聲已經預備好了，另外托了一家潤余字號，等他退轉來時，改一個字號，仍教他一家去取，總算年下付出款項，為數也不過一、二萬，所以金有聲還擔得起這個肩子。這不過照石漱芳的這一番話講來，從中倒是葛雲伯起了歹心，因此藕香愈加拿不定主意。要想把這一番情事告知柳夫人去，又恐一旦揭穿，牽動全局；若不告知，則恐葛雲伯真個起了歹心，說不定把萬豐倒了下來，受累非淺。所以把這兩層意思，逐細和婉香說了一遍。婉香因道：「我想這件事關係很大！第一著總要先明白三老爺的遺囑裡面究竟有著一種怎麼樣的隱情，方好決定一種辦法。我想不如索性把這些事情一氣告訴了太太，請太太作主，教二嫂子把這遺囑拿出來給太太一看，該是怎麼樣，也好有一個把握。」寶珠道：「二姊姊的主意雖然不錯，但是三爺的遺囑說要等太太百年之後，方好宣佈，二嫂子如何肯在此刻拿出來給太太呢？我想，不如嫂子先去和二嫂子商量，或者他肯私下給大嫂子一看，也說不定。」婉香因向藕香道：「大嫂子，你看怎麼樣？」藕香道：「我也這樣想過，或者明兒等他回來，且試試瞧。如果不肯，只有照著二妹妹的說法做去便了。」又向寶珠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可不要怪我，我有一句不中聽的話，今兒不妨在二妹妹面前和你直說。咱們家的幾位爺們，明白些事理的只有你，你大哥哥雖然四十光景的人了，卻是老糊塗著，一點兒心機也沒得，成日和瓊二爺哄在一氣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乾些什麼？你又成日價躲在園子裡和姊姊妹妹混著日子，什麼事都不問一問，將來如果真有一日應了葛雲伯的話，只怕肩子最重的就是你了。上頭有著一位太太要你奉養，自己有著這許多妻妾，下面少不得添出十個八個孩子。那時，容得你寫寫意意的過日子嗎？」寶珠聽了這話，彷彿受了當頭一棒，不禁引起了一種感慨，只覺後顧茫茫，杳無涯岸，眼前的處境，倒反像個身在醉夢之中，因而呆了半晌答不出一句話來。倒是婉香點頭歎息道：「大嫂子究竟是個閱歷深的人。我在當初也是迷迷糊糊的過著日子，自從三老爺過世之後，看看府裡的局裡，今非昔比。雖然日常光景並不曾見些什麼窘難，但是大家睡在鼓裡，昏昏沉沉過著日子，都莫名其妙，也可算得家庭中一種怪現狀了。譬如一隻船，當初還有三老爺把著舵，或進或退，自有把舵的人作主，咱們坐在船裡，不用擔得什麼心事。如今這一條船，倒變了火輪船了。東府裡一場喪事，好像輪船升足了煤，一往無前，只往前奔。你大嫂子蹲在爐房裡，只顧燒煤；二嫂子倒去做了領港，究竟煤倉裡存著多少煤，你們兩個都不知道。這條輪船駛到半路上，怕不要擱了淺嗎？」藕香道：「我的意思便是想打明兒起，煩寶兄弟和珍爺一塊兒去把咱們家和萬豐的往來帳結一結清楚吧，只不知寶兄弟可能放出點性靈出來，清清頭頭的乾這一會事。」寶珠此刻也就不講別的，唯唯的答應了下來。藕香又和婉香談了一會，正待回去安睡，卻見小鶻跑來，說東府太太著玉梅來請奶奶，說瓊二奶奶回來了，有話請奶奶到東正院談談。」婉香道：「二嫂子已回來了，這倒很好！說不定已經把這事告知三太太了。大嫂子快些過去，也好問他一個明白，回來便把我一個信。」藕香笑道：「你也性急了，此刻已是什麼時候？回來諒必不早。打諒起來，不單是商量個對付葛雲伯的方法罷了，決不致於說到遺囑上去。你還是睡去，我明兒早晨再來告訴你吧。」說著，便教小鶻掌燈送到東正院來。

此時已是十點過後，美雲諸人已都散去，只有漱芳尚在袁夫人房裡，聽見玉梅報說大奶奶來了，漱芳便迎出房來。袁夫人因道：「請房裡坐吧」，步蓮便把暖簾打起，讓他兩人進來。藕香眼見得袁夫人的面色，大非往常可比，好像生了氣似的，不禁覺得侷促不安起來。袁夫人坐在小圓桌的上首，左右還有兩把椅子，都用藍呢的棉套子套著，見藕香，便教他在一旁坐下，又喊玉梅，把丫頭婆子們都並到迴廊外去，這才抬起他的眼光，淚汪汪的向藕香道：「你可知道咱們家的場面到了今日竟有點掙不下去了呢？」藕香心裡明白，卻不敢冒昧置答，但只含糊的答應了個「是」。袁夫人因指漱芳道：「倒是你大妹子受了許多委曲，別個不明白，你是掌管家務的，便不十分仔細，總該一點子覺著咱們家一年的用度派得多少？祖上遺下來田房產業，一年能有多少？租息收來，抵得過抵不過？這是瞞不得你的。若不是三老爺在日，移東蓋西的遮掩著，怕不早已揭穿了紙糊窗兒呢！如今，萬豐裡的經手竟已看穿了咱們家底細，他對漱兒的母舅講的話，想來你已知道。你想這事可是漱兒真個壞了良心，要萬豐的好看嗎？」藕香被問，不由不漲紅了臉，答不上一句話來。半晌方道：「葛雲伯的話哪裡好當做真話聽的？只知道三老爺的遺囑上究竟如何說法？大妹妹總該告訴過太太……」袁夫人掉下淚來道：「三老爺的苦心孤詣，我在當初也是一些不曾知道，才是今個晚上，漱兒受了他舅舅的一番數說回來，心裡的事，苦得不便告訴外人，才把遺囑來與我看，我也方始明白。要是不因這一番外來的逼迫，咱們大家還要睡在鼓裡，過著昏沉沉的日子，直等二太太百年之後，方才猛醒過來呢。三老爺的苦心，原想你大妹妹一個兒守著秘密，不教大眾知道，怕的一旦揭穿了，第一個便急死了二太太，第二個就氣死了我。不過事到如今，這個秘密已經萬守不住，所以漱兒拚著膽，把遺囑送來我看。他的意思，不過使我明白明白，仍教我守著秘密，等到二太太百年之後，再揭穿的。只是我想這事，怕的越弄越壞，到後來越是收拾不得呢。你是個最有見識的人，所以把你請來，先和你商量商量瞧，是揭穿呢，還是悶著呢？」說著，便教漱芳把遺囑拿出來給藕香看。漱芳便向牀頭去開了鐵箱，拿出一個文書套來，遞給袁夫人，並把洋燈移近了些。袁夫人把封套裡的一個白折子抽了出來，鋪在桌上，藕香就站了起來。看時，只見上面寫的字跡，確是秦文的親筆，好像還是不曾生病時候寫的，因便從頭看道：

予生平作事，夙喜光明磊落，惟以萬不得已之故，不得不從權變，以支危局。爾等須知，予家自文勝公以後，生齒日增，家用浩大，已成不可收拾之勢。萬豐資本，不過百萬，按之實在，早已支用一空，惟賴各家存款，以資周轉。予心焦急，只予一人知之，蓋恐一旦揭破，勢必群起驚惶，消息傳聞，存戶勢將抽動，則萬豐倒閉，萬源亦必同時牽到，予家且從此而破，子孫無啖飯地矣。故予不得不故示從容，使人不能窺察底蘊，而予之用心乃益苦。今予病已不起，預料予死以後，葛雲伯必生覬覦之心，蓋以萬豐營業而論，每歲盈餘，必得五、六萬金，抑且信用久著，人欠、欠人，有盈無絀，故在葛雲伯心中，方且自詡手面圓靈，不關秦氏。渠為經理，每年應得花紅不過十分之二，渠每噴有煩言，謂予家資本早已用空，徒擁虛名，坐分餘利，實非所甘。故予料其必有一日，逼迫予家結清帳目，即：將號東資格銷滅，以遂其欲。如果有此一著，則是予家之幸。如其不然，則將來年遠日長，難保葛雲伯不存自立門戶之心，竟將萬豐閉歇，則人欠難收，欠人須理，貽禍子孫，不可設想。故予所望，惟望葛雲伯竟行其志，庶予家得脫干係，不致受累無窮。惟予與二太太所有資本，則已分文無著，故此一事，只可先與葛雲伯密訂議單，不可竟使大眾咸知，一則恐二太太氣死，二則恐萬豐搖動。一經搖動，則必立時倒閉，禍患仍屬予家，不可不慎。切囑！切囑！再者，二太太百年之後，予家亟宜分析，庶令後輩，各自奮勉，以免牽掣，並囑。

藕香看完之後，不禁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照此看來，自然是該遵著三老爺的意思辦理。不過二太太面前，我想還是揭穿了的好，免得一家人懷著鬼胎，倒反你欺我騙，不成個體統。」說著，卻把眼光移到袁夫人面上去，倒覺袁夫人的面上泛了一層紅暈，半晌方道：「我是這個意思，就怕的二太太看了，活活地急死了呢？我便氣得三老爺在日，不該連我也都瞞著。誰知偌大的一個秦府，竟是個空場面兒，這可是做夢也不曾想到的嗎？」藕香只含糊答應個「是」，漱芳因道：「大嫂子的意思既然這樣，便請大嫂子悄悄地把這遺囑送給二太太一看，該是怎麼樣的好，咱們也得請示一個示兒辦去，免得藏頭露尾的，回來倒像做弄他老人家呢。」袁夫人也點頭說是，便把遺囑遞給藕香說：「你回去再和珍爺商量商量，明兒再說罷。」藕香便接了過來，折疊好了，依舊套入

封套，拿在手裡，便向袁夫人告辭出來。正是：
狡獪心思惟獨善，聰明人語必雙關。